

棗林雜俎

明

談孺木著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棗林雜俎仁集目錄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本末

定策不預內臣

御容儀注

歷數

勸進

監國儀注

紀元

史相國督師

項煜

亂階

常應俊

鄭元勲

勲臣跋扈

阮大鋮

郭維經

馮可宗

王肇基

陳堯言

從龍內臣

黃澍

慈鑾

劉總憲宗周

北使事宜

朱統獮

周鍾

異議

谷國珍

李沾

欵案

名叱冢宰

張捷

劉澤清娶同姓

趙體元

中書一品林超

劉孔和戲言取禍

武英殿

寓書史可法

女伎

避諱

修史

御寶

選官

大內石刻

徐洪基

王世忠

民謠

王氏奪封

東宮

童氏

邸報

金陵鬼撲

高傑

戶園

袁定
朝班遺詩

董書

唐世濟

楊文驥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路振飛

屠象美

方國安

追薦疏

江寧謠

偽弘光帝

羣忠備遺

白門語錄

明 鹽官談遷孺木著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和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因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繇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手拆閱。詣倉皇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

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
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于黃國琦面述。或難。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
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
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東宮日講
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
玩。因視兩講官而笑。講官亦笑。賜茶退。夜二十刻。推左懋春戎政兵部右侍郎總
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夜攻阜成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
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城堵尚
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
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正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
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
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門。弘商見至則被夫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已刻

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
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雨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僅婢長班錄訖。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輿讐。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笄甚肅。冒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驃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驃至。青衣裹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衡衡。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

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高鋪。僕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免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天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縉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圈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問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授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杌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今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勦戚。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燐。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友張□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少傷十

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王都等杖斃。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蹙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捲。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囚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背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字夫共寵。任在劉宗敏。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口。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喜甚。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驃。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淚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

拆去。三桂叱曰。爾養馬私更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藉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婦人挑擊。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驃出。吳襄曰。爾毋信浮誣。聖上未入京。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受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平。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敢。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

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閣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馬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懼。大潰。追殺亡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係李肖宇口述亦侍宴其所部萬三千人幾遲騎十七危人一家丁二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蹈藉漏月逃生言之痛

侍為魏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披燐。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街。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緝。李廷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太廟主早燬。從北壞民居。運入大內為焚柴。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李友家有口部主事□□自經吳橋之疑有誤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高弘商拘李友家。被火勒四百金。見李友曰。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火。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憲泰宅。憲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翌辰。張總憲貌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碑齋。所值他出。候之而徑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碑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及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

云惠王在漢中。或云佳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未決。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膳手菜筐出京。夕砲聲達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硯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不陂。無往不復。觀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攜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掌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還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眠。會清議堂。謀算武莫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間。諸公惶惶。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閻。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誨。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跪泣答。四角。

巾衣葛坐榻上。枕食俱敝。蚊蠅不與。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於酒色。礙於欲。遲疑不敢堅拏。實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羅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玉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汗。舊手搖白竹扇。有龍紋。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貽。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哉。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輩于食有福。隱寓福藩。平波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傳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勅臣不預。時共側聽。

御容儀注

五月庚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祖御容五軀。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遇順則山。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枚。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曆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鏘鏘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王具冕服導駕官導。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王繇中門出陞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官引班首官至玉位前。通贊唱跪摶笏。班首跪摶唱衆官起。百官皆起。捧寶官開蓋取寶。誌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蓋。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引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駕興。百官以次而退。儀注出主事呂寧吳本泰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違時變。如奉天殿嘉靖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

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況無而為有乎。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恭仁康定景皇帝以鄭王監國。御奉天門左。天順初。英宗復辟。羣臣始推御座居中。前事歷此。儀曹失考。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以襄一時之脚。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洪光紀元。上拜天探籌。得洪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文為火。清朝順治。曰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寵。士英持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据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贖。終不相忘。掣肘陰蠶。以勞勦難。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不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